

蒋勇与澥浦农民画



蒋勇为澥浦农民画爱好者讲解书画技法运用(受访者供图)



蒋勇在义乌文博会上向外商推介印有澥浦农民画的伞

周燕波

蒋勇是镇海一位颇有名气的山水画家，近年来他却奔波在乡间地头，致力于地方民间文化尤其是非遗的挖掘与传承、保护工作。

情系地方民间文化

蒋勇从小喜欢画画。外公当年在舟山做水产生意，空闲时帮渔民在渔船上绘一些吉祥图案。耳濡目染之下，儿时的蒋勇也喜欢拿笔跟着外公涂涂画画。

年轻时蒋勇做过交警，然而抑制不住对画画的喜爱，1993年，他辞掉了人们眼里算是“铁饭碗”的工作，赴中国美术学院学习中国山水画。

这一年，蒋勇接触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美院学习的这段经历，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传统文化。”蒋勇说。

从中国美院学习回来后，蒋勇在甬江隧道管理处工作。业余时间除了不断研习国画外，他还从事字画、旧家具、老物件等收藏。在收藏的过程中，又涉足地方史、民俗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他发起成立了镇海区收藏协会，并担任法人代表至今。2009年至2013年，蒋勇参与了镇海民间收藏馆的筹建和郑氏十七房文化底蕴、内涵的挖掘提升工作。这些经历让他对地方民间文化有了更深的感情。2013年，蒋勇调入澥浦镇文化站，担任副站长一职。

澥浦是一个古老的渔镇，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何让澥浦的民间文化资源焕发新光彩？蒋勇的目光首先对准了澥浦农民画。

当地渔民过年时，有描绘寓意吉祥的年画、窗纸的民俗，澥浦农民画由此而起源。蒋勇介绍，20世纪80年代，镇海县文化馆曾召集一批爱好画画的澥浦青年成立了一个农民画创作班。在镇海籍著名画家华三川的指导下，这支澥浦农民画团队不断进步，作品曾远销东南亚及美国。1987年，团队成员金仙创作的一幅《老来借》农民画获得美国民间艺术展大奖。20世纪80年代末期，受市场经济大潮影响，农民画创作人才不断流失，红极一时的澥浦农民画陷入沉寂。

蒋勇到文化站时，“澥浦民间绘画”刚刚申报为区级非遗项目，但是镇里没有传承团队，也没有传承基地。当他思虑之际，机遇来了。那时澥浦镇要打造村文化礼堂，作为基层文化站的干部，他去杭州参加了全省文化礼堂建设培训班。学习期间，他遇到了一位指点迷津的“贵人”——省文化馆干部王全吉。蒋勇说，聆听了王老师的《如何重振“澥浦农民画”》一课，茅塞顿开。课后，他又追着王老师讨教怎样挖掘民间文化资源及创建文化品牌的问题。王老师热情传授了许多经验和理念。蒋勇说：“与王老师交流后，我深受启发，意识到把‘澥浦农民画’打造成本区域乡村文化品牌的重要性。于是在宣传、推广中把原先非遗申报名称‘澥浦民间绘画’改为更通俗易懂的‘澥浦农民画’。从此镇海多了一张‘澥浦农民画’的文化名片。”

让澥浦农民画走得更远

非遗传承的关键是传承人。为此，蒋勇不断打听、搜寻30年前农民画创作团队成员的下落。然而，有些人迁离了，有些人早已远离了农民画，还有一些人以“年岁大了”或“事情多”等理由婉拒了。“比如曾获美国民间艺术展大奖的金仙，我想邀请她出来重振澥浦农民画，可惜如今的她经营着一家企业，根本没时间、精力画画。”蒋勇遗憾地说。

他不死心，依旧一家家摸上门去，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重返农民画天地。在一家工厂当保管员的高

妮娥终于被说动了，答应“重操旧业”——做农民画的保护、传承工作。虽然高妮娥快30年没接触农民画了，好在有绘画天赋，且兴趣和功底还在，因此画技恢复很快。有了代表性传承人，相当于有了“领头羊”，渐渐地，在她的带动、影响下，一批民间绘画爱好者聚了起来。

蒋勇说，全国各地开展农民画创作的很多，仅周边有影响力的就有上海金山农民画、嘉兴秀洲农民画、舟山农民画等。怎样才能让澥浦农民画脱颖而出？蒋勇静下心来，认真研究澥浦农民画的历史、题材、风格、特点。在农民画学员培训班上，他作为美术辅导老师，启发大家创作要立足乡土，要反映镇海特别是澥浦这个千年渔镇的人文、历史底蕴，同时要尽力摆脱农民画创作随意、粗糙的弊端。在他的精心辅导下，学员们进步非常快，20多名绘画高手成了创作团队的骨干，通过传、帮、带建起了一支新的澥浦农民画创作队伍。随后，他们在十七房村文化礼堂、澥浦镇中心学校、澥浦中学设立了农民画创作、展示及传承基地。有了这些基地，澥浦镇中小学生农民画培训班、成人培训班、老年大学培训班以及各类农民画大奖赛等开展得有条不紊。2018年5月，澥浦农民画（注：因非遗申报规则所定，目前该非遗项目名称仍沿用最初申报时的“澥浦民间绘画”）被列入市级非遗名录。

通过几年的精心扶植、培育，澥浦农民画已成为镇海乡村文化的特色品牌，多次走出镇海、走出宁波，亮相各级农民画展览、比赛及交流活动，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2014年，高妮娥创作的《启航》入

选全国农民画大展并获得优秀奖，另一幅作品《澥浦风情》入选全国农民画大赛并获得优秀奖。2018年11月，“多彩乡村”澥浦农民画优秀作品展在浙江美术馆举行。“一个乡镇级的农民画团队作品能在全省最高的美术殿堂里亮相，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蒋勇欣慰地说。

沉睡了30年的“澥浦农民画”复苏了。然而，不甘于满足的蒋勇想让澥浦农民画走得更远。“我希望以后再也不要出现‘中断30年’的现象了！”说到这里，蒋勇神情凝重，“如果能让这些非遗民间艺术与产业有效对接，就相当于一块块璞玉找到了出路，他们也才有信心坚持下去。”为此，几年前他们又成立了农民画专业合作社，致力于研发农民画衍生品。目前已开发出手机壳、箱包、瓷盆等50多种衍生品。从2015年起，他们每年带着优秀的澥浦农民画作品及各类衍生品参加义乌文博会，受到众多外地客商青睐，订单每年都在增加……

“非遗”就像一颗颗散落在民间的文化遗珠，蒋勇想重新捡起这些曾经璀璨夺目的宝贝，擦亮它们。他透露，接下去还将对镇里的泥人、虎头鞋、中国结等非遗项目进行挖掘与保护。“虽然这几年精力有限荒疏了自己的山水画创作，但并不后悔，因为从事地方非遗保护与传承事业，意义更为深远。”蒋勇说。



文献东南此大宗

漫谈天一阁「善本之最」

顾玮 吴央央

“琴剑飘零陌上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峥嵘一阁留天壤，文献东南此大宗。”这是苏渊雷先生造访天一阁时留下的诗句。琴剑是指常熟琴剑阁，陌就是湖州的陌老楼，八千卷是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海源是山东杨氏的海源阁，它们是清末民初的四大藏书楼。如今四大藏书楼的书，卖的卖了，散的散了，只有天一阁仍是雄踞东南的文献大宗。

作为天一阁善本库的库管员，周慧惠有幸见识了形形色色的珍贵古籍，她总结的天一阁“善本之最”，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天一阁的特色藏书。

“什么是善本？善就是好，善本就是好书的意思。好书的标准包括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三方面。”周慧惠解释道：“古籍分为四级，一二三级是善本，四级为普通古籍。具体而言，乾隆六十年（1795年）之前的稿本、抄本、刻本、活字本，一般情况下就称为善本。但也不绝对，乾隆六十年之后一些比较珍贵的本子，如蓝印本、朱印本、影宋刻本以及流传非常稀少的其他本子，同样被列入善本范畴。这是国家古籍定级标准，但天一阁的标准更为严格，在我们这里，哪怕是明代的本子，如果品相不好，除非真的非常稀少，否则是进不了善本库的。”

最古老的，最昂贵的，最美丽的——亮点纷呈

天一阁所藏最古老的书是什么？周慧惠给出的答案是宋刻本《名臣碑传琬琰之集》。碑就是碑志，传就是传记，琬琰是美誉的意思。南宋末年，有一个叫杜大珪的人把两宋著名大臣的碑志、传记集合起来刊刻，共有24册。它非常珍贵，上面还有历代学者、文人、藏书家的题跋和藏书印。天一阁的善本库里藏了50多部宋刻本，只有这一部是完整的，因此它是第一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

天一阁最昂贵的书是哪一部？是顾广圻校《仪礼注疏》。周慧惠讲了一个相关的小故事：2010年，西泠印社的秋拍上主推一部书，那就是顾广圻校《战国策》。顾广圻是清代乾嘉年间最著名的学者，只要是校过的书，立刻身价百倍。果然，这部4册的《战国策》拍出了801万元的高价，一下子引起社会轰动。

《仪礼注疏》不可能参与拍卖，但显然远不止这个价格。因为：第一，《战国策》是4册，而《仪礼注疏》是6册；第二，中国

人最重视经史子集，《战国策》不是正史，是杂史，而《仪礼》是十三经里的正经；第三，顾广圻校《战国策》花了五六年时间，而校《仪礼注疏》用了整整35年。顾广圻一直带着它辗转四方，书上有他千余处的校勘痕迹。《仪礼注疏》由朱鼎煦先生购得，后捐赠给天一阁。当时要价1.5万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可又特别喜欢，最后用自己珍藏的其他6部古籍，再加上7000元才换回这部书。顾广圻校《仪礼注疏》也入选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哪一部是天一阁最美丽的书？是明末汲古阁毛氏影宋抄本《集韵》。《集韵》其实就是宋代的字典，按韵律排列，收录有5万多个汉字。这部《集韵》所用的纸叫宫廷桃花纸，是开化纸中的极品，放久之，纸上会出现像桃花瓣一样淡淡的粉红色，看起来特别漂亮；用的墨是唐墨，质量很好，至今依然墨色如漆；另外，汲古阁毛氏的影宋抄本非常漂亮且珍贵，它在藏书史上的地位跟宋本是一样的。

2008年，第一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善本在国家图书馆展出，当时天一阁入选的有七部书，包括这部《集韵》。天一阁工作人员与国图工作人员交接图书前，双方要一页一页仔细检查。当翻到《集韵》时，国图的两位老师突然叫起来：“怎么有这么好看的书！”现场几十人围了过来，看后啧啧称赞。“最美丽的书”的说法从此不脛而走。

最有价值的，最有代表性的——各有千秋

在周慧惠看来，“天一阁的书都有价值，如果一定要评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明抄本《天圣令》。”

20世纪90年代，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戴建德教授研究的国家课题是关于唐宋律令复原。采用什么方法呢？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找，比如翻阅唐宋人写的笔记、小说、戏曲、日记、诗文，凡是涉及法律的就一条条挑出来。

戴教授在天一阁查找资料时，发现了明抄本《官品令》，想着应该跟法律有关，虽然是明抄本，也可以看看。这一看，他激动得不得了，这根本不是明代的法律，而是宋代的《天圣令》。宋代天圣年间颁布过一部律令，后世称为《天圣令》，但据说它在明代就已经失传了。戴教授万万没想到，居然在天一阁重新找回了它。《天圣令》沿袭自唐代开元年间的《开元令》，更让他惊喜的是，在这部书上，左边是《天圣令》，右边是《开元

令》，也就是说把唐代和宋代的两部令抄在了一起。这一发现在唐宋社会史、制度史研究领域引起了轰动。2006年，《天圣令》由中华书局出版，获得首届中国政府出版奖。

哪一部书最能代表天一阁？自然要推《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周慧惠认为，第一，它是天一阁的原藏书；第二，登科录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进士登科录》；第三，它刚刚被选为浙江省的省宝。

《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是现存科举文献中最早的。进士登科录保存了所有被录取进士的履历，有意思的是，参加洪武四年考试的不仅有中国人，还有高丽人、越南人，见证了“大国风范、四方来朝”。

最具故事性的，最荣耀的——成就传奇

天一阁最具故事性的书应该是万斯同的《明史稿》。清廷要修明史，“敦请”黄宗羲进京，他以年老多病坚辞，但为保存明朝真实历史，派了得意弟子万斯同前往。万斯同在京以布衣身份编修明史，前后19年，不署衔，不受俸，这是他作为明遗民的气节。可惜史稿没有全部完成他就去世了。之后，稿本被王鸿绪割窃，以王的名义出版了。后来张廷玉修《明史》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万斯同的稿本失踪了。直到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门口来了一个人，他自称有一部书想出售。当时沙孟海先生在行政院供职，打开书一看，惊喜万分，居然是万斯同的亲笔稿本《明史稿》。他非常激动，无奈对方要价很高，无力购买。沙孟海马上拍电报给宁波的藏书家，告知此事，最后用900银圆买下了《明史稿》。《明史稿》是宁波人编修的，最后还是归藏于宁波，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曲折的故事情节为《明史稿》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古今图书集成》被称作“天一阁最荣耀的书”，因为它为范氏家族带来的荣耀延续至今。这部清内府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是皇家赐书，与其他地方所藏的不太一样，它是一部工作底本、校本，独一无二，文献价值很高。

最动人的，最让人惦记的——书外有戏

周慧惠认为，明末黄来河抄本冯小青《焚余稿》是天一阁内最动



▲天一阁所藏最古老的宋刻本《名臣碑传琬琰之集》



▲天一阁所藏最美丽的明末汲古阁毛氏影宋抄本《集韵》(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人的书。“人间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小青是明代一位漂亮且有才情的姑娘，嫁给了一个杭州人做妾，大娘子非常厉害，致使小青郁郁而终。她在世时有一个奇特的行为，喜欢到水潭边观看自己的影子。小青临死前，让人画了像，对着像自叹自怜。后画像连同文稿被付之一炬，只抢出一部分文稿，结集成《焚余稿》。

民国时候，一些戏曲家、文学家、文艺批评家开始对小青进行研究，黄来河抄本《焚余稿》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它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小青的文字资料。黄来河是明末书法家，这个本子抄得很漂亮。

最让人惦记的书又是哪一部？明抄本《录鬼簿》。历史上天一阁多次劫掠，致使五分之四的书散佚了，散出去的书大部分已无影无踪，小部分保留在各大图书馆。所以近年来天一阁启动了“访归工程”，通过复印、拍摄或者借调做展览等方式，与那些散佚的古籍“重聚”。周慧惠说：“在散出去的书里，最让人惦记的是明抄本《录鬼簿》。”

《录鬼簿》是非常典型的天一阁抄本，散出阁后先是被慈溪人收藏，之后一直在外面飘来荡去。

1930年，赵万里和郑振铎到宁波访书，他们先去拜访千晋斋的马廉先生，希望可以带去天一阁观书。马廉没通融好，天一阁一时进不了，于是带他们去其他藏书楼转转。一开始，赵万里和郑振铎看到的是寻常明刻本，不感兴趣。后来对方拿出了《录鬼簿》，郑振铎是搞文学的，看到这部简直“魂飞魄散”。《录鬼簿》由元人钟嗣成所著，记录了金元时期的杂剧、散曲艺人，有上下两卷。另有《录鬼簿续编》一卷。两人如获至宝，软磨硬泡希望能借书两天。通过朱鼎煦先生作保，对方答应借一个晚上。回到马廉家，他们连夜抄书，赵万里抄上卷，郑振铎抄下卷，马廉抄续编。抄去的《录鬼簿》不久后由北京大学影印出版，极大地丰富了宋元戏曲史。

20世纪40年代，郑振铎在上海工作，某天访书时意外与明抄本《录鬼簿》重逢。当时老板要价很高，郑振铎只能先交押金，然后找宁波人张寿庸借钱，买下了这部书。后来，郑振铎将自己的藏书捐给了国家图书馆，故这部明抄本《录鬼簿》现藏于国图。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

主讲人名片
周慧惠，天一阁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藏书文化、版本目录。著有《天一阁藏清代珍稀稿本提要》，在《文献》《中国典籍与文化》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